

顧亭林集新序

顧亭林是怎麼樣的人？我先把梁啓超介紹的一段話，先轉介紹在下面。

顧亭林，他是江蘇崑山人，本爲世家，父親同吉，原是先生的叔父，十七歲未婚而死。嫡母王氏，望門守節。同吉死後二年，炎武出世，便承繼給嫡母爲嗣。顧氏本精史學，先生的祖父，尤好掌故，手鈔明代掌故六百餘冊，母親王氏，也很有學問，從小教先生讀書，直至成人。先生幼年的學問，得之於母教者爲多。明亡的時候，其母六十餘歲，誓受明代旌表，屢諭先生勿事二姓，絕食二十七日，便算以身殉國了。先生的人格，受母教的感化很大，故念母最深。亭林文集內有一篇王孺人行狀，紀述很詳，這篇文章，在清代因惡諱未刻，後來才補刻入集的。據說亭林狀貌甚怪，眼睛內白外黑，和歸莊有「歸奇顧怪」之目。——歸莊便是那個做萬古愁曲的歸元恭——據說歸莊晚年，與其妻避居祖塋，自撰一聯曰：「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口口口口，人何寥落鬼何多！可見其怪之一班了。亭林母死不葬，以爲崇禎陵寢未安，不應先葬母，便暫時藁葬起來。其後立圖恢復明室，三年無功，才把母親葬了。集中那篇行狀，便是葬時做的。此後先生在崑

山浙江一帶起義抗清，死者多人，卒未成功。唐王在福建的時候，曾授先生以兵部職方郎中；那時因母未葬，沒有去。這時先生家有個老下人，與里中土豪勾串，告先生與唐王私通；先生聽見這事，晝夜趕回，把這下人從家裏挾出來，投到吳淞江裏淹死了。這時葉方鵠的老兄正在崑山，便捕住先生，禁在下人家裏。歸元恭聽見這事，趕忙跑到錢牧齋那裏去求救；牧齋在明爲禮部尙書，降清仍爲禮部尙書，人品之卑，先生素來看不上。這時見先生的要求，救於他，便要求非先生具帖拜門不可；歸元恭無法，只得私自替寫了一張門生帖，送給錢牧齋。及至先生獄解，聽見這事，非常憤恨，就寫了許多張廣告，黏在街上，表白其誣。此後先生覺得南方不足有爲，卽至黃河一帶盤桓，昌平玉田一帶停留最久，最末到了山西，卽死在那裏。先生最善理財，本是富家，明亡，把田賣了出來，徧游北土，結納豪傑，並且到處開墾，淮河南北，及直隸山陝一帶，都有先生經營的事業。所以出外飄流五十年之久，得以不貧，相傳山西票號的章程，便是先生定的；事雖未可盡信，然足見先生的經濟手腕了。此後謁孝陵四次，謁思陵六次，並手繪十三陵圖，示不忘明室之意。先生從三十歲以後，天天跑路，僅攜一弟子，及一馬兩贏，兩贏馱書，先生和弟子，倒換着騎這一匹馬，所過圖其地理，聚退伍老兵，和茶坊酒肆的店夥，談本地掌故。七十多歲，手未釋

書先生的學問，開清代各派學問之先河。先生第一反對空談心性，常說經學卽理學，而其畢生精力，在日知錄一書。日知錄所記，都是屢經審定之說，價值最大。曾有友人問他：『日知錄又成幾卷？』先生答道：『別來二年，僅得二條。』可見其審慎了！故欲知亭林學術，日知錄非看不可。此外欲作未成者，有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書，係長篇體裁，後人就稿本付刊；又有肇域志一種，也是記地方利弊之書，可惜不是足本。餘如音學五書，開清代音韻學之先河；金石文學記，開清代金石學之先河。此外樂律、算學，皆有論列；在明末清初的學術界，亭林可算得最博大的一人，不過都未臻精到。這是創始難盡善的一種當然的現象，不足爲怪的。——節錄梁啟超演講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

在三百年前的學術界，顧亭林先生可算得一個最博大的人物；他的學問，開清代各派之先河。這是一句最確實的評論。但是他恰巧生在明末清初，受了他母親反清的教訓，使他的才力精神，不銷費在狹隘的功名事業上；得用他的全力傾注在學術著作上，這是造成他博大人格的一個最大的關鍵。雖然說反清事業，不足爲訓；——不但是效忠於一姓不足爲訓，便是如今世界上盛行的國家主義，也不足爲訓。拙著曾國藩名言類鈔的序文裏有一段說國家主義的道：『人類是大同的，原

不分色別和國別祇因爲人類爲求便於整理和保衛起見纔組織出一個國家來因爲這樣我們第一要明白我們現在雖暫時向國家主義的道路上走去而我們終究是要向世界制的道路上走去的再進一步說我們現在走的國家制的道路便是將來走向世界制的道路而世界制的道路纔是我們人類求光明幸福的正道國家制的道路是我們的假道（兩條道路就是一條）不過因爲這一條道路太長不能一天走完纔把他分作兩天的路程——但是顧亭林先生因反清的關係，不得不奔走四海，訪求民間的豪傑，考察各處的地勢，探問地方的風俗，嘗盡亡國人民的辛苦，這裏面又暗暗的養成他將來一番切實應用的學問事業。顧先生開闢出清代實業的大途徑，果然是替學術界可慶賀的事；但是顧先生得生長在亡明的時代，秉承家傳的史學淵源，又得他母親強毅的教訓，這種種機會，造成了顧先生的學術，這尤其是可以替亭林慶賀的地方。可惜啊！自來一般的學者，誰不是受功利主義的束縛？在最強盛的年齡，最充足的腦筋，因爲要博得榜上虛名，便犧牲他一身的精力，去學習那陳文爛卷。那得利的，直到功名顯達以後，纔把他退食的餘暇，垂老的光陰，纔稍稍注意到那經史實用的學問上去；那名場失意下來的，也要歷盡艱苦，纔肯掉過眼光去，拿消閒的態度，或是嘗試的態度，去研究到那考據掌故的學問。因此，中國的學術界，也永遠整理不出一種完

全的學問來，也永遠得不到一個學術界的完人。——在這地方我又免不得把我深受名場茶毒的父親許傳霽的出世說說我父親是腦力最充足眼光最銳利的一個人但因為環境的逼迫世俗習慣的潮流不得不向名場中討生活可憐他老人家自從少年時代中了一名秀才以後便八次入鄉場終於得不到一個舉人直到頭髮花白了纔回過頭來去向那經史掌故小學考據等切實有用的學問上用功這十年工夫倒頗有成就在當時江浙一帶也很享受學者的盛名他對於各種學問的割記本子和討論著作的本子如今藏在家裏的很多很多祇可惜我父親回頭太晚了僅僅十年工夫什麼漢學宋學考據詞章樣樣都要去摸一摸樣樣都有一種著作一番整理再加我們中國的學問是一片荒蕪寶藏都在地底下做學問的人好似鑛師一般經過了一番試探的手續辨明了鑛質的種類分出統系來然後採掘然後鍛鍊然後享用但是在中國學術界做工作的人大都是拿做真正的學問當作副業看待倒把那混飯吃的功名却當做正業看待必要到不得意了或是功名事業上有餘剩下來的工夫纔去試試探因此永遠不能成功一種完全的學問和完全的學者從秦漢到宋明時代犧牲了聰明才力在功名事業上不得已而再去找尋經史切實學問不會找尋得完全而身死的也不僅我父親一個這功名主義的害人實在不淺——幸而到了明末的時候，很出了一

班經史學家；從實用着手，打破了漢儒考據的瑣屑，和宋儒理學的玄虛，而另立一切實於人生有益的史地等學。顧亭林先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這幾位大師，爲什麼肯留心到此？這大概是因國破家亡，淡於名利，便在這經史學問上，寄託他的精神。而顧亭林先生，又因家學的淵源，母氏的教訓，不曾因功名的瑣事，分了他的心；他能夠全始全終，把一生的聰明才力，用在學問上，所以纔有這樣的成就。便是他中間奔走國是，也是可以使他增加閱歷，補助學問的一種實驗方法。做學問，原是要實驗的；不能實驗的，算不得是學問，求學問而不實驗的，也算不得是有學問。尤其經史地理等實用的學問，非經過實驗不可。顧先生雖一般不能挽救明朝的滅亡，但他因爲這一番奔走，在學問上却平添了一番實證的工夫；所以亭林先生的學問，既不談玄說妙，也不咬文嚼字，他的著作，字字從實驗中得來，尤其是這一部日知錄，是顧先生平日做學問工夫的記錄，我們不可不讀。但裏面頗多有不是我們現在求學的人所需要的，或有未臻精到的；——套梁先生的話——在我個人以爲可以緩讀的，暫時把他刪去。先把經義藝文等四類整理出來，印成集子，供獻給一般讀者；在做學問的時候，拿他做一種參考。本來整部二百萬字的日知錄，怕也不是現在腦力需要繁劇的學生所宜讀的。

顧亭林集

日知錄節要

卷一 經義

三易

夫子言包義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卽

所謂三易之法也。而傳不言易。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于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人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以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人，仍復殺亂。彖既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微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

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以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

曰：『古義宏深，聖間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象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原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爲象曰者八，餘卦則爲象曰者七，此鄭元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且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爲繆盩以彖傳合太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爲拾藩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爲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爲題，傳爲主，經爲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爲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復程朱之書以存易，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碎破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

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晉書荀爽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然此又初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曰不當位。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九二君德

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卽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旣雨旣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旣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旣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知書子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

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也。是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邢岐之兵屯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夫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羃衣如葵，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爲自治，則同皆聖人所取也。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馬轍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臧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

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詩辨乎聲師，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體，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畲

楊氏曰：『初九勸之始，六二勸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者，故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爲也。昔者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無所翫矣。雖然，業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不穫，菑而不畲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况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僉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過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過有喜」，四之所以能過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過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

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過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